救亡日報

沫若

本報已呈請黨政機關登記　第三八八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卷

營業部：桂西路二十六號　編輯部：太平街十二號

報價（國幣）　零售三分　國內郵費每月一角五　三月二元五角　半年四元五角　全年八元　一月九角

廣告刊例（實價國幣）　1.報頭兩旁每日每方五元　2.中縫前後各五方每日每方二元　3.新聞版另議

華北各民衆團體 痛斥敵造謠

（中央社重慶二日電）敵以勞師遠征，久戰無功，近乃陰謀分化我抗戰力量，我華北民衆，洞燭其奸，日前特通電全國，痛斥敵廿誣，「各機關各報館，並廣播全國同胞均鑒，敵久戰無功，迫不得已，亟思求和，奸謀不逞，連日乃假冒各民衆團體，或與佩孚名義，通竄籲和，詭計毒辣，無逾於此，吾人務宜洞燭敵計，堅恃抗戰到底，以求最後勝利，華北民衆百三十三團體同叩感」。（二十七日）。

西江形勢益緊 敵仍圖在欽廉登陸

和順敵陷遼縣後繼續南犯

（中央社梧州一日電）二十九日敵艦派汽艇在茂名海面探水勢，并載少數步兵，由梅菉登陸，企圖試探我防守實力，我守軍沉着抗戰，敵知有備，旋退却。

（中央社連縣一日下午五時電）敵新由台灣調化學部隊兩中隊來粵，并攜帶毒瓦斯數十噸，將用于三水河口方面。

（中央社西安一日電）軍息：和順之敵分三路向遼縣進犯，經我軍沿途截擊，敵受創甚重，繳獲子彈砲彈食品甚多，嗣敵續增加大部，於卅日拂曉，三路會攻遼縣，當與我部隊發生激戰，我因受敵三面圍攻，即放棄遼縣，敵仍以千餘繼續南犯，刻已至桑峪村，與我口師之一部對戰中，我另一部仍在遼縣城附近，與敵對峙。

張伯倫侈言和平

說明英現行外交政策

（中央社倫敦卅一日哈瓦斯電）張伯倫首相本日在下議院發表演說，說明現行外交政策，略謂希特勒元首甚望英德兩國民族，能以互相信任通力合作，此種表示，實爲余所歡迎，余願乘此機會，重行聲明，英政府與人民完全具有同感，英德兩國政府，在目下雖未考慮進行何項談判，但雙方實業界代表，刻正進行談話，至以希特勒昨所發表之全部演說而論，余個人深知與此言者，決非準備爲歐洲再度引起危機之人，甚且一再發出表示，謂和平局勢乃係德國所必要，所見亦與吾人相同，余意國際間一切問題，均可經由談判方式解決，但若國際空氣不佳，則即便進行談判，以期解決爭議，滿足願望，消除怨恨，亦屬無益之舉。歐洲各國經過長期之不安，長時期之焦灼後，茲已逐漸恢復信心，余當敬告全世界曰，吾人所願見者，不僅和平志願，正欲在成立最後解決方案之前發現一種較爲具體的證據，質言之，即各國縱不能解除軍備，至少當有限制軍備之意旨是也，此種時機若果居臨，則英國全國人民，對於綏靖歐洲一般局勢，匪特寄以同情心，其一層，且當盡其所能，此則有可斷言者也。

蘇「滿」邊境 又起新事件

（中央社莫斯科二日路透電）塔斯社訊：日前又發生新事件，卡拉斯杜佛斯卡耶邊境，有「滿」兵一隊，持有步槍及機關槍向蘇聯邊防軍開槍，後「滿」兵即爲蘇方逐去，蘇聯駐日代辦已於接奉本國政府訓令後，向日政府提出抗議，認爲此舉如有嚴重後果，蘇聯不負責任，特此警告。

本報特稿

汪精衛系在香港

本報駐港記者楊實之

汪精衛十二月三十一日發表通敵求和的豔電，這事件在國內的同胞們看來似乎是來得兀突，但是在香港熟悉一點政情的人却並不覺得怎樣驚奇，汪精衛在香港有一家私人的報，（南華日報）和一個出版機關（蔚藍書局），以前就出版着許多不爲讀者所注意的期刊和雜誌，透過這些出版物，香港對於政治問題有興趣的人，實在說，早已料知了汪精衛會有這麼的一日了，自從他稱病離渝之後，他的企圖更明瞭了，香港新聞界表面上雖則不發表，實質上早已知道汪精衛和日本特務機關之間，已經在準備驚人的好節目了。

說起了汪精衛和日本特務機關，有些心地善良的讀者也許還不能衷心地置信吧，但是事實終於無法可以掩諱的，武漢沒有下，汪的代表武早已到了日本，這消息經人揭露了之後，在報上登了「更正」的文章，長沙大火之後，港市面上接到了許多署名「湖南旅港同鄉會」的傳單，內容是響應汪精衛在渝演說，反對「焦土抗戰」的，對中央表示不滿，說湖南人，急於希望「和平」，這傳單，有許多是經過「南華」的關係發送，當時曾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但是特務機關的技術不佳，不久一切都暴露了，香港警察破獲了這印傳單的機關，主謀者不是別人，正是日本在港出版的唯一華文日報「香港日報」的督印人衛藤俊彥！結果是罰洋二百，了却一場公案。

汪精衛有兩個私人代表在香港，這是林柏生和梅思平。而他們兩個的名義都是「中宣部駐港代表」，十二月初，這兩位代表還招待過一次各報記者，宣布今後由他們兩個，經常來「指示」中央的宣傳方針，當然各報記者知道他們的就裏，是不十分看作重要的。但是，汪一出走，這兩位代表的「新聞價值」就增加了，香港每天有十多個不識相的記者擠到蔚藍書局去找林柏生，要他「指示」對於汪氏出國的宣傳方針，而不幸，這兩位代表就不見了，蔚藍沒有了主子，他們半日天天在义麻雀的小總會裏也沒有了他們的蹤跡了，「南華日報」呢，到豔電發出爲止，閉上烏嘴，一切沉默。

豔電一發表，南華可不能沉默了，三十一日發表了汪「建議」的全文，同時，林柏生發表了一篇社論：「汪先生的重要建議」，這是汪系最初的露面，以前是掩掩飾飾，扭扭妮妮，鬼鬼祟祟的，現在可被逼着非正面出來講話不可了。三日，該報發表了「胡蘭成」署名的「我們的嚴重抗議」，這是對中常會決議開除汪逆黨籍而發的，四日又由胡蘭成發表了「和與戰」，這和以後林柏生寫的「我們的立場」同樣的是狗屁文章，內容混亂，除出對主張堅決抗日的蔣先生和共產黨評詆之外，並沒有新的內容，當然也引不起任何反響，（當然，僑胞的罵罵怒罵聲是已經引起了的）。林柏生慌了，既然大家一路，平時「志同道合」，爲什麼在要緊關頭大家不講話呢？你們平時得到的「汪先生」的恩眷怎樣了！他迫着他的「同志」用眞名字寫文章，結果兩員偏將出馬了，第一，「舉之時者」的陶希聖，七日寫了一篇不滿千字的短文「老實話從今已矣」，裝着非常悲哀，沉痛，但是除牢騷外，別無主張，內容更是荒誕怪異，居然說參議會議長「不是孫科，就是張羣」，這「政論家」大概已經「語無倫次」了，不過，陶的文章有個特點，就是公開地斷言了中國抗戰一定亡國的結語是「老實話從今已矣，亡國痛就在眼前」，他說，讀報人看了大笑，說「陶希聖的屁話從今已矣」。

聰明一點的還不肯講話，于是連過去隱藏在「學究」面目下的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誌」的編輯李聖五也拉出來了，他終于有點忸妮，祇寫了篇不着邊際的「無畏與懦怯」，除出這幾位之外，其他大將概不發言，以備日後轉圜餘地，在「言論界」，他們的活動如此。十七日下午林柏生被兩個青年用鐵杖迎頭痛擊之後，更加一蹶不振了。

當然，這幕後還有祕密的活動，例如什麼「國民黨改組同志會」之類，不過，除出引起人們的好奇心和憎惡心之外，是一點實際的反應也沒有的，這一點，連他們的主子，——日本在港特務機關，也感到「意外的」不滿。不滿，有什麼辦法呢，奴才不行祇有主子自己辦了，一月下半個月，日本人在香港主辦了「國民黨」七省代表大會，居然在一月二十八日的日本人辦的「香港日報」上發表了「維新宣言」，——這宣言太不像樣了，連南華也沒有登。——日本式的文中，讀了倒很合人發笑，不過他主要之點，倒並不是什麼「維新」，而祇是要「擁護和平救國宣言」，「他們的口號是「擁護和平救國宣言」，努力推行維新工作」，……

像死人的尸臭一樣，看見這些的人們都要嘔吐，我眞連對他們唾一口口沫的興致也沒有，這通信就此終結吧。不過，汪和日寇的雙簧把戲，「和日寇求和一的焦燥與不擇手段，也許從這可以看得出一點端倪吧。

一月二十九日，香港航郵。

羅斯福的重要貢獻

德國大起恐慌

（中央社倫敦二日合衆電）外傳羅斯福總統，決允以一切軍需品售與英法兩國，此間認爲羅總統此舉，爲恢復歐洲均勢之一大重要貢獻，英法既可利用美國之軍火工業，則目前德義兩國在軍備上之優越地位，可因之削弱，外傳羅總統對參院軍事委員會發表的談話，在確切證實無誤以前，英國官方不欲發表評論，關於英國自美購置軍火一事，英國官方已否成立諒解，並無所知，據推測，此事業經英美當局之詳密討論，美方決修改中立法，俾英國可於戰時自美購置軍火。

（中央社柏林二日路透電）昨晚各報對於美總統羅斯福在參院軍委會議席上表示，美國將以軍火援助民主國家一節，一致表示憤慨，均加批評，官方對此，則拒絕批評，認爲所傳各節，係私人方面所傳出，且未證實，但謂若美報所載羅氏在軍事委員會之祕密會席上報告者，果係事實，則羅氏之言論，殊爲可怪，其意在阻撓希特勒之和平政策，令歐洲不能成立眞正之和平也。故吾人不能不認爲美國近來對擴充軍備大聲疾呼，似有促成不幸事件之企圖。

僑胞捐款救國 委座傳諭嘉勉

（中央社重慶二日電）旅美華僑統一義捐救國會，於一月二十一日由香港中國銀行匯到[illegible]十萬元，[illegible]主管機關核[illegible]委員長手諭[illegible]紓國難[illegible]熱忱愛國[illegible]深[illegible]並即傳諭嘉勉，用昭激勵云。

活躍的八路軍 豫東迭獲勝利

（本埠訊）朱彭總八路軍副司令電稱：（一）我豫東支隊一部，於二十五日夜對盤據永城東南卅九里蔣莊高莊一帶之僞軍黃殿周，德新准擊，經半臣小時之戰鬥，即將該敵全部消滅，是役我繳獲甚衆，並俘虜一百餘名。僞軍首要份子黃殿臣亦爲我生擒。我軍只輕傷三名，該地羣衆，經我此次勝利，抗戰情緒益高。（二）我豫東支隊另一部，於二十七日午，對盤據永城東南古城寺漢奸土匪，李孝文，王友連進擊，當將其全部擊潰。計繳獲駁殼槍五支，手槍二支，步槍三十七支，馬十五匹，俘虜四十餘名，中有僞營長王友連，僞連長李桂松等。是役我僅有一副排長受傷。

短評 歡迎蘇聯友人

昨天國際宣傳委員會召集的歡迎蘇聯新聞報來華攝影記者卡爾曼氏的座談會，是一個桂林近來最有意義的會，也是一個最使人興奮的會。

卡爾曼氏告訴了我們蘇聯人民大衆衷心地同情我們，援助我們，關望我們的情形，他用事實來說明了蘇聯大衆如何熱烈地以中國的勝利當作他們自己的勝利，將中國抗戰的英雄當作他們自己的英雄，也將中國的仇敵，——世界和平的仇敵日本帝國主義當作他們自己的仇敵。聽了這樣的報告，我們應該怎樣的振奮，我們應該如何的感謝！

卡爾曼氏告訴我們，蘇聯人民現在差不多連小學校的孩子們也知道了台兒莊，也知道了中國的在各戰場奮戰的著名的將軍，但是他們急着要知道得更多，要知道得更深，他們還將派遣更多的記者，藝術家，作者到中國來，用他們的筆，用他們的舌，用他們的攝影機，用他們的畫筆，來傳達我們這兒正進行着的喋血的神聖的戰鬥！我們謹以上一萬分的熱情在這裏預先表示歡迎，我們盼望着蘇聯的偉大的作家愛倫堡，小托爾斯泰，我們也熱望着蘇聯偉大的藝術家愛森斯坦，普特夫金！

同時，我們也想乘這機會喚起國人的注意，我們要更多的，更豐富地將一切血淋肉濺的聖戰的故事告訴給在北方熱烈地關望着我們的弟兄，我們要以更偉大的新的勝利，來回答熱烈地援助我們的朋友，同時，我們也要更多的派遣我們的記者，藝術家，作家，到蘇聯去，用我們自己的感情，來表示我們對抗戰的決心，和對友邦人士的感謝。

中蘇兩個偉大的民族，更緊地，更緊地握手啊！（衍）

國際的聯歡

國宣會歡迎卡爾曼

國際宣傳委員會昨天在樂羣社開第七次座談會，歡迎蘇聯莫斯科消息報駐華特派記者卡爾曼先生，到會的都是文化界的人士，約三十餘人。卡爾曼來了，很高興地和每個人握手。由盛成先生主席，首先說明今天的座談會和歡迎卡爾曼的意義。他說土耳其的獨立，一方面是由土國的自力更生，但同時是於得到「夠朋友」的蘇聯給一個以不斷的幫助。阿比西尼亞的滅亡，與德國併吞捷克被割，是一方面缺少自力更生，這一方面缺少自力，但也堅持抗戰的決心，但也是由於缺少一個「夠朋友」的鄰邦幫助的原故。我們現在抗戰，一面要靠自力更生，也要靠朋友的幫助。在這樣意義歡迎蘇聯友人卡爾曼先生，請他告訴蘇聯人民，我們知道蘇聯給我們幫助很多，更相信蘇聯會像幫助蘇聯一樣不斷幫助我們抗戰，更希望卡爾曼先生給我們報告蘇聯的情形。此外同時歡迎剛由歐洲回國的何棣先生。主席致詞後，卡爾曼站立起來，很從容地發表他那熱情的演說，他說：中蘇邦交雖然很密切，但社交的接觸很少，兩國的人民都缺少參加社交的機會，但兩國人民雖不能發生經常的交誼，仍不能阻止中蘇邦交的進展。今天能參加此歡樂溫暖的集會，不僅是他個人自己，而是對中國都抱有極大同情的全蘇聯大衆的代表人。雖然中蘇有悠長地理歷史的關係，在中國的國難中中蘇邦交更加密切，但蘇聯文化界和中國的文化界人士還是很少接近的機會。因此每個蘇聯人民雖然知道中國是具有輝煌歷史文化的國家，但不說是眞眞認識了中國。在他知道將要來中國時，將要到那命每個蘇聯的人民的心血都爲他而震蕩的國家去的時候；他趕忙搜集了所有關於中國的報紙、雜誌、書籍來讀，自以爲很了解中國，可是到中國以後，才知道自己所知的祇是皮毛，而以後每天在中國却像發現新大陸一樣的，在所有的書籍上從未看見過。他說在他將要踏進廣西省境的時候，就被幾個人民將他的車子攔住，這些人的樣子非常英勇而嚴肅，盤問檢查以後才放他進來，他自己覺得到了一個走了一塊新土地，他每天都在研究這塊新土地，發現他以往不知的一切。他說平日跟朋友談話都承認廣西的有組織與前進，到處都充溢了抗戰的情緒。因此他深感到爲了增强中蘇兩國之邦交更接近，兩國人民希望更深的友誼，人民對中國的不認識，在許多蘇聯人還是一種障礙物。現在蘇聯文化人、作家、記者都在努力掃除這障礙，小孩子，蘇聯農民，每個工人，紅軍戰士，沒有一天不在注視着中國的抗戰。他們都深切地知道每個中國抗戰的將領，英勇的士兵，英勇地擊退敵人。例如這個對於中國抗戰故事每個蘇聯人民都熟悉，就證明一面是由於蘇聯的新聞記者，作家介紹了中國的眞實材料，另一面是證明蘇聯人民對於中國抗戰的關心。這裏可以舉出幾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在蘇聯人民看報，首先看第一版所登的中國抗戰消息，在每個學校、工廠裏都有中國的地圖，在圖上用顏色，圖丁，或旗來標明中國抗戰的形勢。在商店櫥窗中全都排着中國抗戰將領，敵軍屠殺中國人民的各種暴行的照片。他可以担保全蘇聯人民百分之八十對中國的地理比以前了解的程度要進步很多。他們隨時憑空可以告訴你武漢的地理方向，武漢是由武陽夏三鎮所構成，以及知道台兒莊勝利的日子。當台兒莊中國勝利的消息傳到蘇聯，整個蘇聯都被台兒莊勝利之光照耀着。台兒莊是距離蘇聯很遠很遠在遠東的一小角上，但台兒莊勝利似乎將他和莫斯科接近了。還有當在武漢中國空軍擊落敵機二十幾架的消息傳到莫斯科，全莫斯科人民都騰沸起來。這些事情雖然是中國的事情，但傳到蘇聯時大家都歡騰起來，每每覺到像過着一個盛大的節日。

另一個例是有一個只六百呎的中國抗戰影片，在莫斯科三十個影劇院中連映一個月多，自己當時並不覺奇怪，有一次自己去看，坐在一個黑暗的角落中，看到雖演了三十多個戲院一個多月之久，但每到中國軍隊之赴前線，中國將領出現時，蘇聯人民就歡呼長久地鼓掌。當時自己坐在黑暗角落裏，想到不久將看到這些人，和他們談話，握手，跟這些英勇的人們在一塊——這是值得崇拜的人——的時候，在黑暗中自己的臉都紅起來，心跳起來。

在他要離開蘇聯到中國來，他的朋友都來送他勉勵他，他很驕傲愉快地接受這個責任，願以自己努力將眞實的中國影子介紹到蘇聯去，他相信一定得到歡迎，那歡迎不是爲着是他的攝影而是被他攝影的英勇的人們。接着他還說他時時警惕不要疎忽自己的責任，他雖然已有三卷片送回蘇聯，但他仍不自滿，他要到中國所有的城市，鄉村，工場，人人團體中去，才能深入地攝取中國的現實，穿過外表。包括中國風景，音樂，生活，包羅萬有地，那時他能完成他的使命。末了他還將他在西班牙一年中所看到西班牙人民在艱苦中反法西斯的鬥爭情緒，講述得極爲生動而感人，他的演說是一篇啓示熱情而富於藝術的報告文學。他將蘇聯對中國的熱情傳達給我們，更將西班牙的人民英勇模範的戰鬥精神給我們活生生的描寫一直講了兩個鐘頭。更可貴的是王先生的翻譯，眞達了盡善盡美的地步，詞得像極美麗的散文詩。他能將卡爾曼先生的語調，心胸中的熱情，不，是全蘇聯人民心胸的熱情，都激越地傳送給我們，在我們的心胸中交流着，這是我們都對王先生一致的感激。是後由何棣先生報告歐洲的國際現況，甚爲詳盡。直到六時方散會。每個人的心中都深深地刻着卡爾曼先生的所敘述的深刻一切印象回來。（鳴）

以言救亡　百折不回　警鐘遍振　金石爲開

孫仁林題

—「八百壯士」放映速寫—

雖是飄着細雨，然而來看影片的人還是這樣的多，「新世界」戲院的門前，擠滿了人，許多隻夾着票子的手向着賣票處的窗前伸出着。

「三角的完了，四角的也完了！」

「好！那麼買兩張一元的吧！」

「啊！對不起，這一場就快完了，位子已滿了，請等下一場吧！」幾個穿着灰棉大衣的掛着「招待」條子的放映二隊同志們，那麼和氣的向着一羣要擠進第二道門的觀衆解釋着。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的歌聲，從「新世界」的門口播向桂林最熱鬧的十字路口，擊動着每個行人。

那是一幅多麼醒目的大標語啊！藍色的布上寫着這樣的白字：「軍委會政治部電影放映第二隊爲響應傷兵之友運動募捐公映……」懸在桂北路的高空。

「八百壯士」放映的時間到了。在未映前，一個二隊的同志走上了台，向觀衆簡單的報告着這次公映的意義：

「……我們從十幾天慰勞各傷兵醫院的過程，深感到負傷同志們急需要精神的安慰，他們迫切的需要着報紙，刊物，書籍，樂器……，所以我們便舉行這次的公映，募款全數爲傷兵購買書籍，鼓勵大家都去做傷兵的朋友，給傷兵們幫助……」觀衆是一陣熱烈的掌聲。

先映了三部短片子：抗戰卡通第四集，保家鄉及歌八百壯士，抗戰新聞，抗戰卡通里每句口號都打入了人們心坎，博得了熱烈的掌聲。保家鄉的卡通更引起了大家的興趣。

「八百壯士」全劇是那樣緊張動人，它每個鏡頭都抓住了觀衆的情緒，它能叫人生出立刻站起來衝上前線去的感覺！它能叫人堅信抗戰的勝利有着十二分把握！他是一部不可不看的抗戰影片啊！（方言）

出版 「東方戰友」

在廣州作最後撤退的朝鮮革命領袖李斗山君等，於一月十五日在梧州出版「東方戰友」半月刊第一期。其意義在喚起東方被壓迫各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者鬥爭而謀獨立自由。內容分解放被壓迫民族問題及有關目前中國抗戰之時論，文藝（包括小說、詩歌、報告、印象記等）等。

戰時新聞工作講習班 開·學·典·禮

記者學會戰時新聞工作講習班經一星期同志們熱誠的籌備，終於經過招生考試一切就緒。在昨日（一日）下午六時正式舉行開學典禮了。

校址是經多方接洽在中華路國民基礎小學校的一間足容百來人的禮堂裏。這屋子是相當簡陋，玻璃窗的玻璃早就離了木框，裏面是漆黑的掛了一盞價值二十六元的汽油燈。在燈光下一百餘位同學坐在各自的位子上露出了興奮的臉，面對着講台上部聽着教務長陳純粹所講的開會詞，當陳先生說到：「雖則我們在這簡陋的學校裏，學習，可是在這建國的過程中，建設中國新的新聞事業的責任也在諸位身上，諸位的使命是如何重大」同學們一百雙圓睜的眼睛不停的溜着，想着自己理想的事業的完成對國家盡下的責任。

國際宣傳委員會盛成先生今天也被邀參加而且根據了他過去當新聞記者的經驗，講了這一句精幹的話：「新聞的重要條件要有時間性和空間性」這句話包括了許多採訪新聞的要則。長江同志今天在演辭裏做了許多輕鬆的比喻博得同學的笑聲和掌聲不少，他還有這樣的意見：「很羨嘉各[illegible]機會，因爲這還[illegible]國新聞界行會制度的遺誤了許多新聞工作的前途，在今日「宣傳重於作戰」需要大量新的新聞幹部的時候，我們拿出僅有的力量供獻給各位，但有一點各位注意的就是請各位別看作這是到新聞界去服務的唯一的過程，該自始看作一個良好的學習機會」接着陳農非同志說：「我們之間，絕對無師生之分，大家研究學習，交換工作經驗，並且半時可以通過寫信個別談話的方式相互解決某個問題」這話打破過去陳腐的特殊教育制度上，對同學學習上有很大的幫忙的。

因爲開會後還要上課所以盛成和長江簡短精采的演辭結束後還有許多話留着以後講，接着就是陸詒同志講「新聞採訪」這是陸詒同志對同學最後的供獻，因爲陸詒同志就即要束裝去重慶了，同學因爲這臨別的講話的可貴，就格外用心的聽着陸詒同志所講的每個生動的字。

一個月後將有一百位程度相當高中以上的「新聞幹部」出現。

省府嘉獎 柳州義賣運動

柳州出版界生活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北新書店，黎明書局，新亞書店，軍用圖書社，上海雜誌公司，開明書店，會文堂書局，之初書店，建設書店，樂羣書店等，於本月十五日聯合舉行義賣一天，賣所得，計國幣一千四百零四元九角五分，掃數交由廣西銀行柳州分行匯呈國府；是獻國家。省府以此種義舉，值得多嘉許並廣爲提倡，故對柳州出版界之義賣，省府特爲傳諭嘉獎云。

戰地文化服務處桂林分處征募書報啟事

本處係中宣部及軍委會政治部等十二機關聯合設立，出版界及各界人士，就有關抗戰書報，漫畫，雜誌等，無論新舊多少，儘量捐贈，寄交本處（桂林五美路五十二號），彙送前方，以振士氣，而利抗戰，毋任盼禱！

戰地文化服務處桂林分處謹啟

叢 期合刊 日出版

給讀者

地上的一角（中篇小說）　羅淑遺著　巴金

中國萬歲（詩）　劉火子

河水（詩）　鄒荻帆

西班牙日記的片斷　巴金譯

要塞

廢墟上

地之子

關於「邊陲綫上」　駱賓基

前夕（長篇連載）　靳以

火（長篇連載）　巴金

繆崇羣

繆崇羣

一文

文叢第二卷總目錄

每册國幣二角　代售

中國農村 第七期

本期目錄

評論

本刊特寫：農民的偉大與落後……徐特立講　潘逸耕記

通訊：流行在陝西民間的封建組織……李敷仁

邵陽青年之動向……黃介民

讀者園地：戰時財政與農村經濟之聯鎖性……李寒江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　桂林施家園九號

總分店　桂西路五卅號　各大書店均售

談難民還鄉與難民問題

洪元

因爲要避免敵人的屠殺和集中自國的人力來支援這長期的民族解放戰爭，淪陷區域同胞的後撤，委實有意義而又必要的。不過抗戰前的我國，設施上處處遭受侵略者及其幫兇的直接間接的壓制和破壞，很明顯的一切要做的事，常難達於預期的地步。戰幕既啓，前方戰地的人民，不斷地開始後移，後方人口，隨着戰區的擴大而俱增，往往一地有激增至戰前人數十倍，數十倍者。但是，戰區和淪陷區的物質及生產工具，除去一部分軍需品外，事前的向後輸送，並沒有做到大部分的或整個的移轉，於是，一方面由於生產物的有限和消耗量的巨大，促成了後方生活程度的繼長增高，使勞苦大衆的度日成了問題，更加的爲難了遠道逃來的難民。另一方面，政府對於抗戰力量，每個國民固很興奮地見牠能分期的培養出成千成萬的英勇的民族鬥士，而對流散在到處有的難胞羣衆的廣大力量，似還沒有把握到，一點一滴的收斂起來，應用到抗戰上去。即或有使之從軍和參加生產的事，這種事實，也不過是局部的表現，局部的有辦法。一般的說，在抗戰前期的一年多中間，各方面對於難民的處置，雖盡了很善的努力，可是這個問題，依然在嚴重的存在着，從不曾獲得統籌的適當的辦法和澈底的解決。至於目前的消極的救濟工作，發幾角救濟金祇是維持今日不管明天的敷衍手段，尤其量還是無裨實益的盡了點人事而已。

在顚沛流離的生活中，難胞們從前方到後方，由此地到彼地，無定程的輾轉着，輾轉着；好像茫茫大洋中的浮物，在暴風中跟着巨浪的波動而漂流，一直地漂流。不消說，他們的困苦生活，越發要向苦海中沉淪，鞭策着他們不得不從事些不三不四的工作，出賣靈魂和肉體的勾當，當然也免不了。因此，工作與能力的不稱，生活與抗戰的脫節，延續下去以後，演出了更多的悲劇（如：邵陽有難民行刼而有槍決的事件發生）。「歸歟，歸歟！」他們於無可奈何的長吁短嘆中，不特口裏發出這樣的叫嘯，心底也起了如此的共鳴。

最近，從報紙上以及與朋友的談話中，知道有不少難胞已在還鄉途中，有的正在準備中；并且有些人還聯帶着憂慮到：如果難胞帶了我後方不良印象返回淪陷的地區去，將會發生或强的反響。這，我認爲是合乎一部分事實的；因爲難胞中大多數是未受過教育的文盲。同時，抗戰已踏入新階段的現在，依照領袖的昭示：「政治重於軍事，精神重於物質，民衆重於士兵，後方重於前方……」我們對於今後的中心任務，應該無往而不秉着這個原則去做；同樣的，我們對於難胞，爲着貫澈後期抗戰的任務，不論其返籍與否，都該有以善處之道。茲謹貢獻幾點粗淺的意見：

第一，各地救亡團體倡導并聯合當地公私救濟機關慈善會社文化團體共同組織難胞還鄉登記處其任務對於難胞除辦理登記手續，還標路單，救濟金外，并與每個成年難胞，舉行至少一次的個別談話，將流浪中備嘗的痛苦，一面垂詢，一面用極誠摯而合理的話聯繫到抗戰上去毫不客氣地把罪惡歸結到『誰使我們流浪誰使我們逃亡』的敵人身上。關於國內外抗戰有利形勢的展開，及敵人內部危機的加深，和敵人打算亡我的步驟及政策，都要做詳盡的闡述。這樣，他們會無形中消去歸里苟安的錯誤念頭和永遠不會忘了我們深仇大恨的敵人。假若能夠把難胞組織起來，有計劃的分批還鄉，加强戰區的抗戰力量，更好。

第二，由最高的政治部或各戰區政治部籌設青年的短期訓練班，專爲收容流亡青年教以各種抗戰作業必具的知識，然後派赴本籍，領導地方上的民衆，發動并擴展敵後方我們的游擊戰及而的統治，建立起堅强的地方自衞權，來摧毁僞政權。這是目前政府對有用難胞處置極經濟的辦法而又可收抗戰實效的。

第三，自五中全會閉幕後，今後舉國努力的標的中，特別着重於「加緊建設鞏固後方」，則於解除人民痛苦及經濟的建設中，難胞救濟一事，也定有妥善的計劃。我們希望政府當局及最高救濟機關，要分區的在後方各地，就實際的需要，設立工廠、辦屯墾、開發當地資源及其他大小規模的工藝社或習藝所、積極的勸導并大量的收容難胞及因抗戰影響而失業的工人，而且此種進行應採各地區平行發展方式，使這無家可歸而非剩餘的難胞力量，一概能爭取到抗戰業務裏去。牠的成就，將是減少後方消耗和增大後方生產，以達持久抗戰的目的。

總之，爲了國家民族的生存而抗戰，爲了個人生命不白犧牲而逃亡。但是。爲了大我的生之延續，常不顧小我犧牲而維持之。所以我們爲要生存而需要勝利，爲要達到勝利的目的，我們不惜而且儘可能的使用每個國民的肉體與能力，有形無形的抵抗侵畧的暴力；同樣的，我們對於不爲敵用而來効忠的難胞，也是有運用的必要性的，不管他們所能發生作用力的大小。尤其是當此大功祇餘一簣的抗戰後期，我們切不可放過使用難胞力量的良好機會。

三千里的征程（6）

陳乃昌

五、元旦在貴陽 二

這是一個很小的省城，山岳四繞，從高處俯瞰，好似鉢底。進城的第一個印象是家家懸掛國旗，點綴着新年的氣象；學生宣傳隊則在街頭演講『抗戰到底』把新年的新氣象，轉成爲雄壯的場面。街市的建築很古舊，在密雲欲雨之下，更顯得汚濁；行人是肩磕肩得擠不開，紅男綠女的摩登人物，在這樣的古老城市，是顯出不協調。

同路來的孩子劇團，昨天晚上就趕到貴陽，我們進城的時候，就看到他們在貼寫標語的工作。這是一羣具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小孩子，在行進中也沒有忘記宣傳的任務。雖然這一次長途的旅程，因爲顚簸和濃重的汽油味，把他們的大多數弄得暈眩嘔吐，但在停車以後便霍然而起，利用每一個耽留的時間，抓住每一個工作的機會，不疲倦地做了許多標語，歌詠，演講的工作，沿途都留下了他們光輝的痕跡。到了貴陽，在四五天內更加有計劃，更加緊張地展開了「宣傳重於作戰」的任務，留給予貴陽社會極深切的印象。

偉大的革命領袖者告訴我們：「要領導羣衆，還要向羣衆去學習」我們也可以說：「要領導小孩子，還要向小孩子去學習」。我們在貴陽因爲候車的緣故，就白白過了四五天工夫，沒有去做必須做而且可能做的工作。純眞的，熱烈的「赤子之心」是必須珍貴的，大人們應該永恆地保存着這樣的「赤子之心」不要遲疑，不要多顧慮，認爲應該做的工作，就立刻勇敢去實行，能夠做多少便算多少，我們既不是閒散的旅行者，更不是「逃難」「天理昭昭」決不能在行進中就只管行進便了事。

一天又一天繼續起程的消息還是茫然。逛街路是無聊的事，遊山玩水又沒有興緻。東郊的王陽明祠，雖臺榭參差，洞壑深幽，而「哲人去已遠」，儘管「窗前展書讀」，其「知行合一」的學說，終引不起趣味。[illegible]門外的圖雲關，形勢雄勝，建有「萬里封侯」的碑坊，爲[illegible]遇春平苗有功的紀念；然而這一堂皇的紀功碑，在苗[illegible]，正是最大的恥辱，對準着日寇進行神聖抗戰的目前「我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但是國內各黨派各個階級的，而且是國內各個民族的」（毛澤東：論新階段）。苗族是中國國內少數民族之一，我們正應加緊團結，成爲一體，共同對敵。所謂「大漢族主義」，只是便利敵人加速進行分裂我國內少數民族的詭計，只有減弱抗戰的力量，只有罪惡。

貴州境內的苗民，尙占全省人口的絕大多數，要實行民衆的抗戰總動員，可以說就是實行苗民衆的總動員。在過去，武裝的苗民，曾已在抗戰的最前線，爲保衞祖國流過鮮血，在今後，無疑地，更將有大量的武裝苗民，向前殺敵。我們要加以激勵，同時對於苗民大衆的政治權利，生活，教育應該更合理的解決。

在貴陽城內的某條街，每天晚上約莫六點鐘的光景，就有許多苗族男女，麕集着等待人家去僱傭，不待說他們的生活環境是特別痛苦。

二五減租在浙江（下）

丁東

一、兩個問題

佃農要求減租，地主廹於法令，同時又在抗戰第一的理論之下，不得不承認減租，但未嘗不常常設法恢復原來租額，所以，第一年表面上答應減租，第二年，他就把佃農的佃權撤掉，讓別個的佃農耕種去，這威嚇，使得農民作如次之考慮：得到今年微少的減租利益，而失掉明年的耕種權好呢？忍痛多吃一點虧而保障明年或永久的佃權好呢？結果自然是傾向於後者，而不敢提出減租的要求。

法令對於地主的這種行動，有沒有制裁的規定呢？有的，譬如佃農年年照額繳租，毫不欠租，田主不得撤佃等便是，但，同時，還有一個撤佃的條件，就是地主收回自耕時，得隨時撤佃。[illegible]主以無限的自由，第一，[illegible]幾個長工，美其名曰「[illegible]」把這一份田收回自耕，[illegible]由，再佃出去，換手之間而，同[illegible]，連[illegible]就可達其撤佃目的。

這問題，成爲工作上的一個很大的阻礙，在十七年時，對於這種行動的預防，曾在「收回自耕」之下，注有「當在地主自耕田地不足時」字樣，但，雖說「不足」二字，仍然沒有很絕對的標準，但，施行時，是可以增加若干便當的，但，現在却很困難解決了。

二、輪流收租及招標問題

普通祭田祠堂田等，很多是每年招標耕種的，而且每年的佃業雙方都有更動，今年是甲負責收租，他以五百斤的租額把田給老李耕種，明年輪流到乙負責收租了，他又以五百一十斤的租額，把田另給老王去了。而且，往往以招標方法決定，結果是出租額高的，便得耕種權，這問題解決的困難，表現在下列兩種事實上：

一、若以該項田地全收獲量的最高租額扣二五而繳租，則投標形式根本不能存在，因爲投標形式就建築在競爭上面，若要取消投標形式，那又完全是另一法令問題，與二五減租不相干。

二、若規定以投標揭曉後的租額扣二五而繳租，那是較接近於「減租」的，但，這樣的結果，無疑地提高了該項田地的租額，地主必定提高其決定佃權之付予的標準，而承佃者，亦不能不自動地提高其承租的租額，這樣便造成了招標標準的高度化，同樣不利於佃農。

這也使實行二五減租的工作者感到麻繁的。

三、山地問題

有一種山地，因土質關係，需要特別多的肥料，也需要特別多的施肥手續，又因地位關係，有着很多運輸上的困難，所以，承租者承租時，便先把這樣條件估計在內而決定其承租額，所以，額租往往比較平地同樣面積，甚至同樣收獲量的田地的租額爲低，而在法定的最高租額的二五折扣後的數目之下，但，這事實並不表示佃農有着特別的利益，在他的收入與支出的比較上，他仍需要減租，但，在這種情形之下，業主不但可以有着理由不照已定租額再行減租，而且，他還可以表示擁護二五減租，照着法定租額收租，那一來，農民吃虧就太大了。他不是在「實行二五減租」這口號下犧牲更多了的收入，就只好放棄這田地不種。

對於這樣的問題，法令自然沒有應付的規定，也難於規定，因爲都必需根據一些較爲難於估計的條件。

這三個問題，是若干問題中較爲大的問題，此外如當田問題，縛田問題，挖佃問題，收獲量之估定問題，收繳租額時的毛穀淨穀的問題，亦莫穀水問題，大秤小秤的問題等等，都不使工作者們焦頭爛額的，筆者很想將來較爲詳細地細述，因爲這些是可以解決的，無暇論，還兒寫出來的三個，則除了報告的意義而外，還有提供討論之意。

（五）幾個建議

文章是應該結束了，但，把筆者對於二五減租的幾個建議，在這兒再提一下，不是無意義的罷？

筆者去年曾在浙江的一個刊物上，對二五減租之實行，提出如下的三個建議：

第一，要嚴格化撤佃條件，在前述三個問題的第一個，其基本的困難點，便在法令上的毛病，此外還有很多的小問題，都出發於此，而且，這問題之解決，可以在法令範圍以內爲之，若在撤佃行動上，給予合理的限制，有效的佃權的保障，則對於佃農，沒有這種致命的威脅，則很多問題可以因此解決。

第二，給人民本身以仲裁權利，在十七年時，浙江對於二五減租，曾有佃業仲裁委員會之設立，但，後來取消了，於是，所有糾紛，都歸司法律由於辦理，這解決的結果可能影響於二五減租之推行不小，...

第三，准許組織各種機構以推行之，如二五減租推行委員會之類，必須准其組織，不然，一紙推行空文，無益於事，而這種機構又必須有政治力量，在組織上，則將重心放在農村，要形成一個非常之廣泛的網，以便處理糾紛，因爲有了這一種機構之存在，可以補法令之不足。（完）

本文作者昨日誤署吳閔，實係丁東先生所作，特爲更正

四幕劇
夜光杯
五路軍政治部國防藝術社
爲籌募戰時藝術教育社基金
導演：洪深
串演：唐若青
地址：新華大戲院
演公·日期一月三十一
◀票價：一元·五角▶

艾青詩集
「北方」今日出版
實價一角三分
生活書店代售

批判的建設的綜合刊物
國民公論
張鐵生 千家駒 胡愈之 編輯
新年特大號出版
本期係將第五六號合刊頁數增加至一倍以上零售本埠二角五分外埠二角八分
抗戰以來的國內政治……楊東蓴
論汪兆銘叛國案……姜君辰
論第二期抗戰的戰時經濟（上）……千家駒
一年來國際形勢的總檢討及我們在外交上應有的認識與努力……張鐵生
從慕尼黑協定到英美商約……盛乃超
論國際…的意義到建國外交……[illegible]
由抗戰外交到建國外交……萬仲文
論徵兵……陳此生
中國新聞記者的團結運動……長江
內外報道……
我國電廠事業之新動態……丙
爲祖國奮鬥的朝鮮義勇隊……秋江
長沙火災的前後……王魯彥
◀總經售▶
各地生活書店

文化前哨

「悲哀·復仇」的詩人——艾青的詩集「北方」讀後

林林

在詩集出得很多，而詩人給人們搖頭的今日，艾青這小小的詩集「北方」的出版，是可以把讀者對詩的惡感糾正過來的。艾青的確是深沈於現實的現實詩人。

我愛好艾青的詩，因他的詩是淳朴的，獨特的詩聲，在他的詩中，沒有空浮的呼喊，沒有像串着幾顆奪目的瑪瑙般的嵌飾。最可貴的，就是他的言語，看不到流行語句的造作，絕不沾染被人們用了千百遍的濫調，他的辭藻，是洗煉的形象的創造，很親摯，很沈鬱，對讀者抒寫他脈脈地爲現實所感激的心波。

艾青的詩，雖然不顯出奔放狂飈的熱情的烽芒，但那是潛伏着的。它從那冷冷的冰面，時時隱藏着他那泥封的火岩口將冒出來的微烟的，他的詩，就是他的心里的像融冰似的熱流的脈流，他眞實地以一縷深嘗人間味的情愫歌詠出來。雖沒有笑影，却也沒有淚痕。

「北方」的詩，是純屬忠誠於他的心的作品。艾青的創作態度，是嚴肅的。

我以欣快的心境，接着這新生的詩集「北方」，但，讀了它，我即感受着那幅「一片暗淡的灰黃，蒙上一層揭不開的沙霧」的「北方」面影，而起荒漠與蒼涼的思緒了。

我沈想了好久，覺得艾青爲什麼荒涼的氣息，這麼濃呢？是北方的原野，浸染給他的麼？在風砂里飄泊而行吟的孤獨詩人的蹤跡，又深深印在讀者的我的心裏了。在艾青的眼中，「北方是悲哀的」！他看到從災區來的「乞丐」，烏黑的手，向着那掏不出一個銅子的士兵；看着以單獨的輪子，刻畫在灰黃土層上的深深的轍跡，穿過廣闊與荒漠，交織着北國人民的悲哀的「手推車」；以至那疲乏的脚，走在這永遠被風砂罩着的土地上的「驢子」……

我最喜歡「驢子」這首詩，牠是「北方」的晶體，也是詩人，所科給自己的任務的，要像驢子那麼樣，牠是「北國人民最親切的朋友」啊！艾青祇是吟詠使人「悲哀」而「憂鬱」的一面，也許有人要非難他，說是主題不够積極，不歌頌華北的游擊隊，不慷慨激昂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那是誤解他的，不配批評他的。艾青的詩心，固然是沈鬱的荒涼的，但他並且是陷於流着淚的「悲哀」就是說他流過淚，也不是悔蔑他的。「不長夜痛哭者，不足以語人生。」（拜倫詩句）艾青的詩泥深刻感動讀者的，就是他不嘻皮笑臉地去對付現實社會。假如因此，批評艾青的詩，是感傷主義的，我以爲不對。在他的「悲哀」的詩辭裏面，是隱藏着革命的反抗性的。殘害北方人民的暴敵，詩人是洋溢着復仇的信念的。

我讀了「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不禁就有了寫「嚴冬通紅的鼻子」的奈格拉索夫的情調，故我在此，說艾青是「悲哀而復仇」的詩人，怕是不會過言的吧。

祖國他是站起來了，復活的大地，再也不那麼崎嶇，那麼泥濘了。雪雖然還在飄着，但春天快來了！我們期待着艾青更溫暖熱烈，活潑明朗的詩篇。

「夜光杯」給我的印象

問津

我去夏由滬到粵時適值廣州市社會局民衆教育委員會公演「夜光杯」一劇，說是描寫除奸的故事，我很高興的去買票。不料，經過一番詢問之後，知道他們是用粵語演出的，不但不能使我這「外江佬」充分了解，且認爲用粵語描述北平的事實，到底不大合適，所以只得空手而返！

這次，聽到洪深先生導演「夜光杯」，唐若青女士串演，是一個夙願得償的機會，所以在預演的時候，我就前去參觀。觀衆已經擠滿了劇場的每個角落，而大門外還有許多人爭吵着要進來，幾乎鬧出亂子來。我勉强得到個很壞的座位，簡直聽不見台上的對話，看起來也很模糊。直到第二幕開始，才找到一個較好的座位。

關於劇本方面的意見，我未得觀全劇，也沒有讀過劇本，不便多講。不過，我知道這次上演，將五幕改爲四幕，有一幕是去掉了。

演出方面，舞台面的裝置，還相當的美麗，就是佈景的時間，還要儘可能的縮短。

演員的配合，都很適當。比較在「古城的怒吼」中都有力的表演。黨慶松飾的漢奸，蔡虹飾的青年副官，均能維妙維肖，沒有大破綻可說。

唐若青女士主演的戲，我在六年前的北平，天津，近年在上海，都看過好多次。給我印象最佳的，要算「春風秋雨」中表演懺悔的一幕，贏得觀衆不少的同情淚。在「鶯驚亂飛」中她去一個潑剌陰險的少婦，也很動人。

最近演過的「古城的怒吼」，她處處都能表現出她的舞台經驗的宏富；不過，有些地方稍嫌過火，如向漢奸潘毓桂輕薄求情的一幕，尤其是化裝過於豪富，與身分不大相合，令人看來只像一個軍閥的姨太太，或大都市的交際花；並不像古城中已經結婚十年的教授夫人，更不像一個革命領袖的老伴侶。

在「夜光杯」中她是一個舞女的身分，多換幾套衣裳，到是對的，尤其是與應爾康的周旋，表示出勉強不自然，不輕薄，正足以表出思想正確不同凡俗的舞女。

鼓動郭副官的許多話，以及答覆應爾康的口供：「主使我的人多着呢，不只一個人，……」多麼有力量，使觀衆大受感動。

最值得佩服的，還是導演洪深先生的成功。

一九三九，一，三十一於桂林

長途（十六）

夏衍

七·在憑祥（二）

七點半到了憑祥，汽車在狹隘的街道上停下來了，我們下了車，又濕，又冷，又黑。泥濘淹及了脚背，市上已經沒有人了，偶爾有一兩個兵提着馬燈經過，在同登吃了早膳之後，一直不曾吃過東西，着實覺得有點餓了，但是在黑夜，一切店舖都已關了，當然，也找不出住宿的地方，正在爲難的時候，趙處長派人來通知，說新車在泥路上走了半日，有重新檢査的必要，所以明天不開車了，不過他很關心我們，說交通分處有一間辦公室空着，我們可以到那邊去過夜。對於我們歸心如箭的人，這是一個如何懊喪的消息啊，可是處長的好意，多少的緩和了我們焦躁和失望的心情。

蜷曲着在汽車中睡了兩夜之後，覺得能够伸直了身體睡覺也是一件幸福的事了，我們把隨身帶着的毯子裹住身體，和衣的睡在樓板上，刮了一夜的風，雨聲不時的打在窗上，那間小辦公室的玻璃窗又有一半已經破了，惡意的風執拗地吹着我們衣服單薄的地方，覺得冷，冷得一夜不能入睡，聽了鷄啼，聽了寂寞地咳嗽着而在路上經過的行人們的脚步，透過不停的細雨，東方漸漸的亮了，一陣嘹亮的軍號聲音，接着是整齊的步伐，不知道誰數的一羣年青人在操練了！一條[illegible]分了兩個不同的世界，兩種不同的情[illegible]的中國在黎明中鍛鍊，民衆動員已[illegible]離開前線若干千里的邊疆了。

[illegible]了之後，才看清楚了憑祥縣城的輪[illegible]地理上軍事上重要的城池，講大小[illegible]，市面，都遠不及我們江南的一[illegible]鎮，不滿三十家的小店，橫豎兩[illegible]的街道，所謂縣城就是如此而已，但[illegible]這地方却俱備着一切我們江南村鎮所沒有的設備，儘管簡陋，這兒有中山公園，有圖書室，（現在關着），有電報局，有鄉公所，更重要的是還有默默地徵集，默默地訓練，默默地開上前線去的無數的兵士和民團。這一天正是憑祥第×期第×批徵兵出發的日子，滿街的民衆都燃放着編炮，歡送一百多個徵兵入伍。

關於文藝通訊運動的再建

亢流

××同志：

我從南甯步抵桂後，即往拜訪學生軍第二團。但，適未遇而調往荔浦受訓。現本團又奉命來桂，所以，日前因未定。閱救亡日報，想順便訪問，仍時間有限，然未遇。現在因爲正式受訓，作書報告。

「我們要把文藝工作從少數的作家身上和知識份子身上解放出來，成爲一個廣泛的羣衆運動」——無疑的，這一個廣泛的羣衆運動，是在抗戰踏進了更艱苦的階段的時候，要使每一個青年的戰士都曉得，這是向着我們的敵人去迎擊的戰鬥之，在抗戰建國的大旗幟下，擎起筆桿來，這是當前我們十分迫切的任務。

事實早就證明：文藝通訊員運動，在去年廣州總站發起「五月競賽」以後，全國青年都深切的注意和熱烈的參加，在廣泛的羣衆基礎上建立，發展和鞏固這個運動。尤其是在「獻金」「寫慰問信」這兩大工作上，更表現了它底新姿態，不可抹殺地爲了抗戰建國而努力奮鬥，爲強固的戰鬥力量奮鬥到底！

然而，不久，日寇向華南伸出了血手，掠佔廣州，工作廹着停止下來了。可是在今日，爲了爭取相持的新階段的勝利，爲堅持持久戰，爭取最後的勝利，我們需要振奮起來，加緊進行工作，一切都用突擊的計劃去積極參加鬥爭，同時，眞正使每個青年投身到這個偉大時代的民族解放戰爭的洪流，爲這個神聖的戰爭而服務。那麼，非要加強組織起來，運動底本身不可。就是在全國各地普遍地組織起來，在中國文藝作家協會領導下工作！（以前好像曾有這個計劃吧！）××同志：需要嗎？可能嗎？但，我們感覺到：只有這樣，才能展開工作，收獲碩大的效果，至少它在抗戰中會起點作用吧！順頌健鬥！

亢流上

和平村記——俘虜收容所訪問記（連載）

鹿地亘作　邢桐華譯

掌聲起來了。祇是村民的一角仍然是靜默無聲。從另一角落，送來激烈的掌聲。我感覺到了共中殿龍齋和崔宵年等一心一意注視着的視線。在他們的傍邊，發現了白俄托米諾夫。我不由地湧起了苦笑。可憐的傢伙！他正要鼓掌，但半中腰不好意思地看看周圍。和我的視線一接觸，他那象一般的細眼，荒張地轉動，露出惶惑神情。他既不理解，也不想理解，祇想在這邊或那邊找朋友，奴隸一般地等待着。……放心好了！你和我的中間是不會有鬥爭的。

遊藝開始了。講台和桌子被拿掉，顯出了舞台來。

遊藝一直演到夜深。

然而，出演者幾乎全體都是我們戰爭的局外者。

這傢伙倒煞像流氓！……兩個朝鮮船員醉鬼似的斜帶着帽子，好像唱雙簧的小丑一樣，嘻笑着登台了。一個人是大哥，另一個是傻瓜的兄弟，他被大哥按着頭，『看官有禮了！』的教他行禮。然後，各朝着一角方向不同的天花板，唱起了卑俗的歌謠。『再來一個……』「可愛的呀」扮大哥的說白之後，又用了破鑼似的嗓子唱起來。有時這大哥忽然放低聲音，表演「可愛的呀」的身段。

『好！好！』從池座的觀客裏喊起怪聲的倒好了。大家都哈哈地笑了。兩人時而相碰，時而打滾，時而那扮大哥的用脚踢倒，小丑的弟弟從舞台上逃走了，又被哥哥拉了出來，抓着領子向觀衆行禮。

其次是女人們，三個朝鮮人的妓女登台了。

『喂！唱個女高音！』

『再擺一點架子！』

鼓起了很熱烈的掌聲。

正面的觀衆都高興了。她們整整齊齊地在舞台上站成一排。好像意識到了男人們的視線，女一般地把眼伏下。突然，左手邊上站着的一個血色不好，小身材的女人，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見她用手掩着害羞地將要笑出來的唇端，又急忙把手放下，恢復了初次登台的老實表情。開始唱了。這是她們過去長期間唱慣了的俗氣的煽情歌和悲哀歌。然而，她們在唱着的表情裏沒有悲哀，也沒有歡喜，祇是好像專心一意的在盡義務的神氣。突然，這樣的感想湧起來。她們除了盡義務之外，曾經有過，什麼感想嗎？過去不也是這樣順從的表情，那個樣子一直唱到現在麼？……掌聲令人知道了歌唱已經完畢。

『再來一個「我快樂呢。」』

（廿一）